

文 學 叢 刊

畫 夢 錄

何 其 芳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848
897

目錄

扇上的煙雲(代序)

墓

秋海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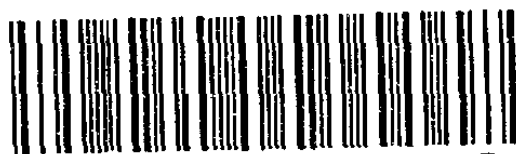
雨前

黃昏

獨語

夢後

巖



3 0581 0501 0

10

二九

二四

二〇

一八

一五

一一

一

37882

爐邊夜話·····	三五
伐木·····	四一
畫夢錄·····	四四
哀歌·····	五
貨郎·····	六一
魔術草·····	六六
樓·····	七一
絃·····	七八
靜靜的日午·····	八二

扇上的煙雲（代序）

設若少女妝台間沒有鏡子，

成天凝望懸在壁上的宮扇，

扇上的樓閣如水中倒影，

染着臉粉殘淚如烟雲……

『你說我們的聽覺視覺都有很可憐的限制嗎？』

『是的。一夏天，我和一患色盲的人散步在農場上，順手搖一朵紅色的花給他，說是藍的。』

『那麼你替他悲哀？』

『我倒是替我自己。』

『那麼你相信着一些神祕的東西了。』

『我倒是喜歡想像着一些遼遠的東西。一些不存在的人物。和許多在人類的地圖上找不出名字的國土。我說不清有多少日夜，像故事裏所說的一樣，對着壁上的畫出神遂走入畫裏去了。但我的牆壁是白色的。不過那金色的門，那不知是樂園還是地獄的門，確曾爲我開啓過而已。』

『那麼你對於人生？』

『對於人生我動心的不過是它的表現。唉，自從我乘桴浮於海，一片風濤把我送到這荒島上，我是很久很久沒有和人攀談了。今天我却有一點說話的興致。』

『那麼你就說吧。』

『我說，我說我這些日子來喜歡一半，句古人之言。於我如浮雲。我喜歡它是我一句文章的好注腳。不知何時起世上的事都使我厭倦。那時我剛傾聽了一位丹麥

王子的獨語，一個真瘋，一個佯狂，古今來如此冷落的宇宙都顯得十分熱鬧，一滴之飲遂使我大有醉意，不禁出語驚人了。但我現在要稱贊的是這個比喻的純粹的表現，與它的含義無關。有時我真慨歎着取譬之難。以此長久不能忘記一位匈牙利作者，他的一篇文章裏有了兩個優美的比喻：在黃昏裏，在酒店的窗子下，他說，許多勞苦人低垂着頭像一些折了帆折了桅竿的船停泊在靜寂的港口；後來他描寫一位少女，就只輕輕一句，說她的眼睛亮着像金鑰匙。」

『是說它們可以開啓樂園或者地獄的門嗎？』

『而我有一次低垂着頭在車窗邊，在黃昏裏，隨手翻完了一冊憂鬱的傳記，於是我抬起頭，望着天邊的白烟，又思索着那寫過一個故事叫作「烟」的人的一生。暮色與暮年。我到哪兒去？旅途的盡頭等着我的是什麼？我在車廂內各種不同的乘客的臉上得着一個回答了：那些刻滿了厭倦與不幸的皺紋的臉，誰要靜靜的多望一會兒都將哭了起來或者發狂的。但是，在那邊，有一幅美麗的少女的側面剪影。暮

色作了柔和的背景了。於是我對自己說，假若沒有美麗的少女，世界上是多麼寂寞呵。因為從她們，我們有時可以窺見那未被詛咒之前的夏娃的面目。於是我望着天邊的雲彩，正如那個自言見過天使和精靈的十八世紀的神祕歌人所說，在剎那間捉住了永恆。」

「你那時到哪兒去？你這些話又胡爲而來？我一點也不能追蹤你思想的道路。」

「於是我很珍惜着我的夢，並且想把它們細細的描畫出來。」

「是一些什麼夢？」

「首先我想描畫在一個圓窗上。每當清晨良夜，我常打那下面經過，雖沒有窺見人影，却聽見過白色的花一樣的歎息從那裏面飄墜下來，但正在我踟躕之間，那窗子消隱了。我再尋不着了。後來大概是一枝夢中彩筆，寫出一行字給我看：『分明一夜文君夢，只有青團扇子知。』醒來不勝悲哀，彷彿真有過一段什麼故事似的，我從此喜歡在荒涼的地方徘徊了。一夏天，當柔和的夜在街上移動時，我走入了一座墓。」

園。猛抬頭，原來是一個明月夜，齊諧志怪之書裏最常出現的境界。我坐在白石上。我的影子像一個黑色的貓。我忍不住伸手去摸它一摸，唉，我還以為是一個苦吟的女鬼遺下的一圈腰帶呢，誰知拾起來乃是一把團扇。於是我帶回去珍藏着，當我有工作的興致時就取出來描畫我的夢在那上面。」

『現在那扇子呢？』

『當我厭倦了我的鄉土到這海上來遨遊時，哪還記得把它帶在我的身邊呢？』

『那麼一定遺留在你所從來的那個國土裏了。』

『也不一定。』

『那麼我將盡我一生之力，飄流到許多大陸上去找它。』

『只怕你找着時那扇上的影子早已十分朦朧了。』

墓

初秋的薄暮。翠巖的橫屏環擁出曠大的草地，有常綠的柏樹作天幕曲曲的清溪流瀉着幽冷。以外是碎瓷上的圖案似的田畝，阡陌高下的毗連着，黃金的稻穗起伏着豐實的波浪，微風傳送出成熟的香味。黃昏如晚沙一樣淹沒了草蟲的鳴聲，野蜂的翅。快下山的夕陽如柔和的目光，如愛撫的手指從平疇伸過來，從林葉探進來，落在溪邊一個小墓碑上，摩着那白色的碑石，彷彿讀出上面鐫着的朱字：柳氏小女鈴鈴之墓。

這兒睡着的是一個美麗的靈魂。

這兒睡着的是一個農家的女孩，和她十六載靜靜的光陰，從那茅檐下過逝的，



從那有泥蜂做窠的木窗裏過逝的，從俯嚼着地草的羊兒的角尖，和那濯過她的手，回應過她寂寞的擣衣聲的池塘裏過逝的。

她有黑的眼睛，黑的頭髮，和淺油黑的膚色。但她的臉頰，她的雙手有時是微紅的，在走了一段急路的時候，回憶起一個羞澀的夢的時候，或者三月的陽光滿滿的曬着她的時候。照過她的影子的溪水會告訴你。

她是一個有好心腸的姑娘，她會說極和氣的話，常常小心的把自己放在謙卑的地位。親過她的足的山草會告訴你，被她用死了的蜻蜓宴請過的小蟻會告訴你，她一切小小的侶伴都會告訴你。

是的，她有許多小小的侶伴，她長成一個高高的女郎了，不與它們生疏。

她對一朵剛開的花說，『給我講一個故事，一個快樂的。』對照進她的小窗的星星說，『給我講一個故事，一個悲哀的。』

當她清早起來到柳樹旁的井裏去提水，準備幫助她的母親作晨餐，徑間遇着

她的侶伴都向她說，『晨安。』她也說，『晨安。』『告訴我們你昨夜做的夢。』她却笑着說，『不告訴你。』

當農事忙的時候，她會給她的父親把飯送到田間去。

當蠶子初出卵的時候，她會採摘最嫩的桑葉放在籃兒裏帶回來，用布巾揩乾那上面的露水，而且用刀切成細細的條兒去喂它們。四眠過後，她會用指頭提起一個個肥大的蠶，在光線裏透視，『它腹裏完全亮了，』然後放到成束的菜子桿上去。她會同母親一塊兒去把屋後的蔴莖割下，放在水裏浸着，然後用刀打出白色的蔴來。她會把蔴分成極纖微的絲，然後用指頭績成細紗，一圈圈的放滿竹筐。

她有一個小手紡車，還是她祖母留傳下來的。她常常紡着棉，聽那輪子唱着單調的歌，說着永遠雷同的故事。她不厭煩，祇在心裏偷笑着，『真是一個老婆子。』

她是快樂的。她是在寂寞的快樂裏長大的。

她是期待甚麼的。她有一個祕密的希冀，那希冀於她自己也是祕密的。她有做

夢似的眼睛，常常迷漠的望着高高的天空，或是遼遠的，遼遠的山以外。

十六歲的春天的風吹着她的衣衫，她的髮，她想悄悄的流一會兒淚，銀色的月光照着，她想伸出手臂去擁抱它，向它說『我是太快樂，太快樂，』但又無理由的流下淚。她有一點憂愁在眉尖，有一點傷感在心裏。

她用手緊握着每一個新鮮的早晨，而又放開手嘆一口氣讓每一個黃昏過去。她小小的同伴們都說她病了，祇有它們稍稍關心她，知道她的。『你瞧，她常默默的。』『你說，甚麼能使她歡喜？』它們互相耳語着，擔心她的健康，擔心她鬱鬱的眸子。

菜圃裏的江豆籐還是高高的緣上竹竿，南瓜還是肥碩的壓在籬腳下，古老的桂樹還是飄着金黃色的香氣，這秋天完全如以前的秋天。

鈴鈴却瘦損了。

她期待的畢竟來了，那偉大的力，那黑暗的手遮到她眼前，冷的呼息透過她的

心，那無聲的靈語吩咐她睡下安息。「不是你，我期待的不是你，」她心裏知道，但不說出。

快下山的夕陽如溫暖的紅色的唇，剛才吻過那小墓碑上「鈴鈴」二字的，又落到溪邊的柳樹下，樹下有白蘚的石上，石上坐着的年青人雪麟的衣衫上。他有和鈴鈴一樣鬱鬱的眼睛，迷漠的望着。在那眼睛裏展開了滿山黃葉的秋天，展開了金風拂着的一泓秋水，展開了隨着羊鈴聲轉入深邃的牧女的夢。畢竟來了，鈴鈴期待的。

在花香與綠陰織成的春夜裏，誰曾在夢裏摘取過紅熟的葡萄似的第一次蜜吻？誰曾夢過燕子化作年青的女郎來入夢，穿着燕翅色的衣衫？誰曾夢過一不相識的情侶來晤別，在她遠嫁的前夕？

一個個春三月的夢呵，都如一片片你偶爾摘下的花瓣，夾在你手攜的一冊詩集裏，你又偶爾在風雨之夕翻見，仍是盛開時的紅豔，仍帶着春天的香氣。

雪麟從外面的世界帶回來的就祇一些夢，如一些飲空了的酒瓶，與他久別的鄉土是應該給他一瓶未開封的新釀了。

雪麟見了鈴鈴的小墓碑，讀了碑上的名字，如第一次相見就相悅的男女們，說了溫柔的「再會」才分別。

以後他的影子就躑躅在這兒的每一個黃昏裏。

他漸漸猜想着這女郎的身世，和她的性情，她的喜好，如我們初認識一個美麗的少女似的。他想到她是在寂寞的屋子裏過着晨夕，她最愛着甚麼顏色的衣衫，而且當她微笑時臉間就現出酒渦，羞澀的低下頭去。他想到她在窗外種着一片地的指甲花，花開時就摘取幾朵來用那紅汁染她的小指甲，而這僅僅由於她小孩似的歡喜。

鈴鈴的侶伴們更會告訴他，當他猜想錯了或是遺漏了的時候。

「她會不會喜歡我？」他在溪邊散步時偷問那多嘴的流水。

「喜歡你。」他聽見輕聲的回語。

「她似乎沒有朋友？」他又偷問溪邊的野菊。

「是的，除了我們。」

於是有一個黃昏裏他就遇見了這女郎。

「我有沒有這樣的榮幸，和你說幾句話？」

他知道她羞澀的低垂的眼光，是說着允許。

他們就並肩沿着小溪散步下去。他向她說他是多大的年齡就離開這兒，這兒是她的鄉土也是他的鄉土。向她說他到過許多地方，聽過許多地方的風雨。向她說江南與河水一樣平的堤岸，北國四季都是風吹着沙土。向她說駱駝的鈴聲，槐花的清芬，紅牆黃瓦的宮闕，最後說，

『我們的鄉土却這樣美麗。』

『是的，這樣美麗。』他聽見輕聲的回語。

『完全是嶄新的發見。我不曾夢過這小小的地方有這多的寶藏，不盡的驚異，不盡的歡喜。我真有點兒驕傲這是我的鄉土——但要請求你很大的諒恕，我從前竟沒有認識你。』

他看見她羞澀的頭低下去。

他們散步到黃昏的深處，散步到夜的陰影裏。夜是怎樣一個荒唐的絮語的夢呵，但對這一雙初認識的男女還是謹慎的勸告他們別去。

他們伸出告別的手來，他們溫情的手約了明天的會晤。

有時，他們散步倦了，坐在石上休憩。

『給我講一個故事，要比黃昏講得更好。』

他就講着「小女人魚」的故事。講着那最年青，最美麗的人魚公主怎樣愛上

那王子，怎樣忍受着痛苦，變成一個啞女到人世去。當他講到王子和別的女子結婚的那夜，她竟如巫婦所預言的變成了浮沫，鈴鈴感動得伏到他懷裏。

有時，她望着他的眼睛間：

「你在外面愛沒有愛過誰？」

「愛過……」他俯下吻她，怕她因為這兩字生氣。

「說。」

「但沒有誰愛過我。我都祇在心裏偷偷的愛着。」

「誰呢？」

「一個穿白衫的玉立亭亭的；一個秋天裏穿淺綠色的夾外衣的；一個在夏天的綠楊下穿紅杏色的單衫的。」

「是怎樣的女郎？」

「穿白衫的有你的身材；穿綠衫的有你的頭髮；穿紅杏衫的有你的眼睛。」說

完了，又俯下吻她。

晚秋的薄暮。田畝裏的稻禾早已割下，枯黃的割莖在青天下說着荒涼。草蟲的鳴聲，野蜂的翅聲都已無聞，原野被寂寥籠罩着，夕陽如一枝殘忍的筆在溪邊描出雪麟的影子，孤獨的，瘦長的。他獨語着，微笑着。他憔悴了。但他做夢似的眼睛却發出異樣的光，幸福的光，滿足的光，如從 *Paradise* 發出的。

一九三三年

秋海棠

庭院靜靜的。彷彿聽得見夜是怎樣從有蛛網的檐角滑下，落在花砌間纖長的飄帶似的蘭葉上，微微的顫悸如剛棲定的蜻蜓的翅，最後靜止了。夜遂做成了一湖澄靜的柔波，停瀦在庭院裏，波面浮泛着青色的幽輝。

寂寞的思婦凭倚在階前的石欄干畔。

夜的顏色，海上的水霧一樣的，香鑪裏氤氳的烟一樣的顏色，似尚未染上她沉思的領域，她仍垂手低頭的，沒有動。但，一縷銀的聲音從階角漏出來了，尖銳，碎圓，帶着一點陰溼，彷彿從石砌的小穴裏用力的擠出，珍珠似的滾在飽和着水澤的綠苔上，而又露似的消失了。沒有繼續，沒有底和，孤獨的早秋的蟋蟀啊。

她舉起頭。

剛才引起她淒涼之感的菊花的黃色已消隱了，魚缸裏雖仍矗立着假山石龐然的黑影，已不辨它玲瓏的峯穴和上面蒼翠的普洱茶。這初秋之夜如一襲藕花色的蟬翼一樣的紗衫，飄起淡淡的哀愁。

她更偏起頭仰望。

景泰藍的天空給高聳的梧桐勾繪出團圓的大葉，新月如一隻金色的小舟泊在疏疏的枝極間。粒粒星，懷疑是白色的小花朵從天使的手指間灑出來，而遂寶石似的凝固的嵌在天空裏了。但仍閃跳着，發射着晶瑩的光，且從冰樣的天空裏，它們的清芬無聲的散雪一樣飄墮。

銀河是斜斜的橫着。天上的愛情也有隔離嗎？黑羽的靈鵲是有福了，年年給相思的牛女架起一度會晤之橋。

她的懷念呢，如迷途的鳥漂流在這嘆息的夜之海裏，或種記憶，或種希冀，如紅色的絲纏結在足趾間，輕翅因疲勞而漸沉重，望不見一髮青蔥的島嶼，能不對這遼

遠的無望的旅程倦厭嗎？

她的頭又無力的垂下了。

如想得到扶持似的，她素白的手撫上了石闌干。一縷寒冷如纖細的褐色的小蛇從她指尖直爬入心的深處，徐徐的紆旋的蜷伏成一環，尖瘦的尾如因得到溫暖的休憩所而翹顫。階下，一片梧葉悄然下墮，她肩頭隨着微微聳動，衣角拂着闌干的石棱發出冷的輕響，疑惑是她的靈魂那麼無聲的墜入黑暗裏去了。

她的手又夢幻的撫上鬢髮。於是，盤鬱在心頭的酸辛熱熱的上升，大顆的淚從眼裏滑到美麗的睫毛尖，凝成玲瓏的粒，圓的光亮，如青草上的白露，沒有微風的撼搖就靜靜的，不可重拾的墜下……

就在這鋪滿了綠苔，不見砌痕的階下，秋海棠苗長出來了。兩瓣圓圓的鼓着如玫瑰頰間的酒渦，兩瓣長長的伸張着如羨慕昆蟲們飛遊的翅，葉面是綠的，葉背是

紅的，附生着茸茸的淺毛，朱色的莖斜斜的從石闌干的礎下擎出，如擎出一個古代的甜美的故事。

雨 前

最後的鴿羣帶着低弱的笛聲在微風裏畫一個圈子後，也消失了。許是誤認這灰暗的淒冷的天空爲夜色的來襲，或是也預感到風雨的將至，遂過早的飛回它們溫暖的木舍。

幾天陽光在柳梢上撒下的一抹嫩綠，被塵土埋掩得有憔悴色了，是需要着一次洗滌。還有乾裂的大地與樹根也早已期待着雨。雨却遲疑着。

我懷想着故鄉的雷聲，和雨聲。那隆隆的有力的搏擊，從山谷返響到山谷，彷彿春之芽就從凍土裏震動，驚醒，而怒茁出來。細草樣柔的雨聲又以膏脂和溫存之手撫摩它，使它簇生油綠的枝葉而開出紅色的花。這些懷想如鄉愁一樣縈繞得使我憂鬱了。我心裏的氣候也和這北方大陸一樣缺少雨量，一滴溫柔的淚在我枯澀的

眼裏，如遲疑在這陰沈的天空裏的雨點，久不落下。

白色的鴨也，似有一點燥煩了，有不潔色的都市的河溝裏傳出它們焦急的叫聲。有的還未厭倦那船一樣的徐徐的划行。有的却倒插它們的長頸在水裏，紅色的蹼趾伸在尾後，不停的撲擊着水以支持身體的平衡。不知是在尋找溝底的細微的食物，抑是貪那深深的水裏的寒冷。

有幾個已上岸了。在柳樹下來回的作它們紳士的散步，舒息划行的疲勞。然後參差的站着，各用嘴細細的撫理它們遍體白色的羽毛，間又搖動身子或撲展着闊翅，使那綴在羽毛間的水珠墮落。一個已修飾完畢的，彎曲它的頸到背上，長長的紅嘴藏沒在翅膀裏，靜靜合上它白色的茸毛間的小黑睛，彷彿準備睡眠。可憐的小動物，你就是這樣做着你的夢嗎？

我想起故鄉牧雛鴨的人了。一大羣鵝黃色的雛鴨遊牧在溪流間，清淺的水，兩岸青青的草，一根長長的竿在牧人的手裏。他的小隊伍是多麼歡欣的發出啾啾聲，

又多麼馴伏的隨着他的竿頭越過一個田野又一個山坡。夜來了，帳幕似的竹篷撐在地上，就是他的家。但這是怎樣遼遠的想像啊。在這多塵土的國度裏，我僅祇希望聽一點樹葉上的雨聲，一點雨聲的幽涼滴到我憔悴的夢，也許會長成一樹圓的綠陰來覆蔭我自己。

我仰起頭。天空低垂如灰色的霧幕，落下一些寒冷的霏屑到我臉上。一隻遠來的鷹隼彷彿帶着怒憤，對這沈重的天色的怒憤，平張的雙翅不動的從天空斜插下，幾乎觸到河溝對岸的土阜，而又鼓撲着雙翅作出猛烈的聲響騰上了。那樣巨大的翅使我驚異，看見了它兩脅間斑白的羽毛。

接着聽見了它有力的鳴聲，如一個巨大的心的呼號，或是在黑暗裏尋找伴侶的叫喚。

然而雨還是沒有來。

黃昏

馬蹏聲，孤獨又憂鬱的自遠至近，灑落在沉默的街上如白色的小花朵。我立住。一乘古舊的黑色馬車，空無乘人，紆徐的從我身側走過。疑惑是載着黃昏，沿途散下飛陰暗的影子，遂又自近至遠的消失了。

街上愈荒涼。暮色下垂而合閉，柔柔的，如從銀灰的歸翅間墜落一些慵倦於我心上。我傲然，聳聳肩，腳下發出悽異的長嘆。

一列整飭的宮牆曼長的立着。是環繞着一些彫殘的華麗的古代夢，抑是一些被禁錮的幽靈們的怨嘆呢？不少次，我以目光叩問它，它以叩問回答我，

——黃昏的獵人，你尋找着甚麼？

狂奔的猛獸尋找着壯士的刀，美麗的飛鳥尋找着牢籠，青春不羈之心尋找着

毒色的眼睛。我呢？

我曾有一些帶傷感之黃色的歡樂，如同三月的夜颼飄入我夢裏，又飄去了，我醒來，看見第一顆亮着純潔的愛情的朝露無聲的墜地。我又曾有一些寂寞的光陰，在晦暗的窗子下，在長夜的爐火邊，我緊閉着門而它們仍然遁逸了。我能忘掉憂鬱如忘掉歡樂一樣容易嗎？

小山巔的亭子因暝色天空的低垂而更圓，更高高的聳出林木的蔥寵間，從它我得到仰望的惆悵。在渺遠的昔日，當我身側尚有一個親切的幽靜的伴步者，徘徊在這山麓下，曾不經意的約言：選一個有陽光的清晨登上那山巔去。但隨後又不經意的廢棄了。這沉默的街，自從再沒有那溫柔的脚步，遂日更荒涼，而我，竟惆悵又怨抑的，讓那亭子永遠祕藏着那未曾發掘的快樂，不敢獨自去攀登我甜蜜的想像所繫系的道路了。

獨語

設想獨步在荒涼的夜街上，一種枯寂的聲響固執的追隨着你，如昏黃的燈光下的黑色影子，你不知該對它珍愛抑是不能忍耐了：那是你腳步的獨語。

人在孤寂時常發出奇異的語言，或是動作。動作也就是語言的一種。

決絕的離開了綠蒂的「維特」，獨步在陽光與垂柳的堤岸上，如在夢裏，誘惑的彩色又激動了他作畫家的慾望，遂決心試卜他自己的命運了：從衣袋裏摸出一把小刀子，從垂柳裏擲入河水中，若是能看見它的落下他就將成功一個畫家，否則不——那寂寞的一揮手使你感動嗎？你了解嗎？

我又想起了一個西晉人物，他愛驅車獨遊，到車轍不通之處就痛哭而返。

絕頂登高，誰不悲慨的一長嘯呢？是想以他的聲音填滿宇宙的寥闊嗎？等到追

問時怕又只有沉默的低首了。我曾經走進一個古代的建築物，畫檐巨柱都爭着向我有所訴說，低小的石闌也發出聲息，像一些堅忍的深思的手指在上面呻吟；而我自己倒成了一個化石了。

或是昏黃的燈光下，放在你面前的是一冊傑出的書，你將聽見裏面各個人物的獨語。溫柔的獨語，悲哀的獨語，或者狂暴的獨語。黑色的門緊閉着：一個永遠期待的靈魂死在門內，一個永遠找尋的靈魂死在門外。每一個靈魂是一個世界，沒有窗戶。而可愛的靈魂都是倔強的獨語者。

我的思想倒不是在荒野上奔馳。有一所落寞的古顏的屋子，畫壁漫漶，階石上鋪着白蘚，像期待着最後的脚步；當我獨自時我就神往了。

真有這樣一個所在，或者在夢裏嗎？或者不過是兩章宿昔嗜愛的詩篇的揉合，沒有關聯的奇異的揉合；幔子半掩，地板已掃，死者的牀榻上長春藤影在爬；死者的

魂靈回到他熟習的屋子裏，朋友夥在餐聚，嬉笑，都說着「明天明天，」無人記起「昨天。」

這是頹廢嗎？我能很美麗的想着「死，」反不能美麗的想着「生」嗎？

冥冥之手牽張着一個網，「人」如一粒蜘蛛蹲伏在中央。憎固愈令彼此疏離，愛亦徒增錯誤的掛繫。誰曾在自己的網裏顧盼，跳躍，感到因冥冥之絲不足一割遂甘願受縛的悵懣嗎？

而，何以我又太息：「去者日以疏，生者日以親。」是慨歎着我被人忘記了，抑是我忘記了人呢？

「這裏是你的帽子，」或者「這裏是你的紗巾，我們出去走走吧。」我還能說這些慣口的句子。而我那有溫和的沉默的朋友，我更記起他：他屋裏有一個古怪的抽屜，精緻的小信封，函着丁香花，或是不知名的扇形的葉子：像爲着分我的寂寞而展示他溫柔的記憶。牆上是一張小畫片，翻過背面來，寫着「月的漁女。」

唉。我嘗自忖度：那使人類溫暖的，我不是過分的缺乏了它，就是充溢了它。兩者都足以致病的。

印度王子出遊，看見生老病死，遂發自度度人的宏願。我也倒想有一樹菩提之陰，坐在下面思索一會兒。雖然我要思索的是另外一個題目。

於是，我的目光在窗上徘徊了。天色像一張陰晦的臉壓在窗前，發出令人窒息的呼吸：這就是我抑鬱的緣故嗎？而又，在窗格的左角，我發見一個我的獨語的竊聽者了：像一個鳴蟬蛻棄的軀殼，向上蹲伏着，噤默的。噤默的，和着它一對長長的觸鬚，三對屈曲的瘦腿。我記起了它是我用自己的手筆描畫成的一個昆蟲的影子，當它遲徐的爬到我窗紙上，發出孤獨的銀樣的鳴聲，在一個過逝的有陽光的秋天裏。

一九三四年三月二日成。

夢 後

夢中無歲月。數十年的卿相，黃粱未熟。看完一局棋，手裏斧柯遂爛了。倒不必遊仙枕，就是這牀頭破敝的布函，竟也有一個壺中天地，大得使我迷惘——說是歡喜，又像哀愁。

孩提時看繪圖小說，畫夢者是這樣一套筆墨：頭倚枕上，從之引出兩股繚繞的線，像輕烟，漸漸向上開展成另外一幅景色。叫我現在來畫夢，怕也別無手法。不過論理，那兩股烟應該繚繞入枕內去開展而已。

我家鄉有一種叫做夢花的植物：花作雛菊狀，黃色無香，傳說除夕放在枕邊，能使人記起一年所作的夢。我沒有試過。孩提時有甚麼必須記起的夢呢？丟了一把鎗匙，找得焦急之至，想若是夢倒好，醒來果然是夢，而已。

有些人喜歡白晝，明知如過隙駒，乃與之競逐，那真會成一個追西方日頭的故事吧，以渴死終。不消說應該佇足低徊一會兒之地喪失得很多了。我性子急躁，常引以自哀矜，但有時也是一個留連光景者，則大半在夢後。

知是夜，又景物清晰如晝，由於園子裏一角白色的花所照耀嗎？抑是——我留心的倒是面前的幽伴凝睇不語，在她遠嫁的前夕。是遠遠的如古代異域的遠嫁啊。長長的赤蘭橋高跨白水，去處有叢林茂草，蜜蜂熠熠的翅，圓墳豐碑，歷歷會長之墓，水從青青的淺草根暗流着寒冷……

誰又，在三月的夜晚，曾夢過灰翅色衣衫的人來入夢，知是燕子所化？

這兩個夢縈繞我的想像很久，交纏成一個夢了。後來我見到一幅畫，「年輕的殉道女」，輕衫與柔波一色，交疊在胸間的兩手被帶子纏了又纏，絲髮像已化作海藻流了：一圈金環照着她垂閉的眼皮，又滑射到藍波上，倒似替我畫了昔日的遼遠。

的想像，而我自己的文章遲了兩年遂不能寫了。

現在我夢裏是一片荒林，木葉盡脫。或是在巫峽旅途間，暗色的天，暗色的水，不知往何處去。醒來，一城暮色恰像我夢裏的天地。

把鑰匙放進鎖穴裏，旋起一聲輕響，我像打開了自己的獄門，遲疑着，無力去摸索那一室之黑暗。我甘願是一個流浪者，不休止的奔波，在半途倒斃：那倒是輕輕一擲，無從有溫柔的回顧了。

而，開了燈看啊，四壁徒立如墓壙。墓中人不是有時還享有一個精緻的石室嗎？「凡是一個不穿白而硬的襯衫的人是不會有才能和毅力的，」誰首肯這個意見嗎，一位西班牙散文家說的？從前我愛搬家，每當鬱鬱時遂欲有新的遷移：我渴想有一個帳幕，逐水草而居，黑夜來時在樹林裏燃起火光。不知何時起世上的事都使我厭倦，遂欲苟簡了之了。

Man delights not me; no, nor woman neither, 哈孟雷特王子，你笑嗎？我在學習着愛自己。對自己我們常感到厭惡。對人，愛更是一種學習，一種極艱難的極易失敗的學習。

也許寂寞使我變壞了。但它教會我如何思索。

我嘗窺覷，揣測許多熱愛世界的人：他們心裏也有時感到極端的寒冷嗎？歷史伸向無窮像根線，其間我們佔有的是幾乎無的一點：這看法是悲觀的，但也許從之出發然後覺世上有可爲的事吧。因爲，以我的解釋，他們都是理想主義者。

唉，『你不曾帶着祝福的心想念我嗎？』是誰曾向我吐露過這怨語呢抑是我向誰是的，當我們只想念自己時，世界遂狹小了。

我常半夜失眠，熟習了許多夜裏的聲音，近來更增多一種鳥啼。當它的同類都已在巢裏夢穩，它却在黑天上飛鳴，有甚麼不平呢。

我又常憾「人」一點不會歌嘯，像大江之岸的蘆葦，空對東去的怒濤。因之遂羨慕天籟。從前有人隔壁聽姑婦二人圍碁，精絕，次晨叩之乃口譚而已。這故事每引起我一個寂寞的黑夜的感覺。又有一位古代的隱遁者，常獨自圍碁，兩手分運黑白子相攻伐。有時唉，有時我真欲向自己作一次滔滔的雄辯了，而出語又欲低泣。

春夏之交多風沙日，冥坐室內，想四壁以外都是荒漠。在萬念灰滅時偏又遠遠的有所神往，彷彿天涯地角尚有一個牽繫，古人云，「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使我老的倒是這北方歲月，偶有所思，遂愈覺遲暮了。

六月二十一日

巖

我是從山之國來的，讓我向你們講一個山間的故事。那麼你對於山很有情感嗎。不要問我，你簡直敲到我悲哀的鍵子上了，我只記得從小起我的屋前屋後都是山，裝飾得童年的天地非常狹小，每每相反的想起平沙列萬幕，但總想像不出那樣的生活該是如何一個曠野，竟愁我的翅膀將永遠飛不過那些嶺嶂。如今則另是一種寂寞，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頗起哀思於這個比興，若說是懷鄉倒未必，我的思想空靈得並不歸落於實地，只是我真想再看一看我那屋前屋後的山啊，蒼蒼的樹林不啻一個池塘，該照見我的靈魂十分憔悴吧。然而要緊的是開始我的故事。凡文章最難於一個開始，而且，大陸的居民，我怎樣能在你們面前繪出我這故事的背景呢，我怎樣能使你們了解我對於這背景所起的情感的波動呢。我勸你們坐一次火

車，一日夜之程，到五嶽歸來不看山的東嶽去，那雖頗與我家鄉的山不同，平地起一個孤獨之感，但我很稱賞那絕頂上的捨身巖，那樣一個好名字好地方，說不準那一天我還要再爬上去，在落日的光輝裏和自己的影子躑躅一會，那時宇宙算得甚麼呢，泰山等於鴻毛了。其次我喜歡坐在對松亭裏看巖半腰的松樹，山風吹得它們永遠長不大。

是呵，巖半腰的松樹，山風吹得你永遠長不大，你在我想像裏孤立得很，是甚麼時候一隻飛鳥打這兒過，無意間嘴裏掉下一粒種子，遂倔強的長起來了，却爲鴉雀們所棄，不來借一枝之巢棲，老鷹在藍天裏盤旋又盤旋，最後也情願止於黑色的巖石，作哲學家的冥想。但不要抖索，如果落了一根針葉總是個損失，我這故事的主人公將在你腳下出現。問他吧，你這與危險共嬉戲者，我看你是先以一繩繫住腰，再繫其一端於樹上，然後附巖而下，你有甚麼理由輕視你的生命呢，你驕傲的向半空中

揮起鐮刀，又就近割着青草，青草從你手腕間紛紛下落沒有一點聲音……我看他殊無回答的工夫，讓我老老實實的告訴你們，他乃一無父無母的孩子，就養於其叔父，始而牧豬，繼而放牛，許多無辜的撻責，創傷了他的心，於是極端的苦辛，遂潛匿於一個無語的靈魂。

那麼他勇敢的向絕巖奪取的，乃不過供牲口齒間之一啖而已。這道理我無法說明，大概你又是個江南人，忘不掉芳草連綿千里的境界，我且引你上巖頂去指點與你看啊，羣山起伏，高高下下都是田畝，那裏有讓你牽牛兒來吃草之地呢？

但是我不願再往前走了，亂石纍纍，三五成羣，我懷疑你是個誘敵深入的嚮導，我才不願迷入你的陣圖中，但是，我耳邊已隱隱有金鼓殺伐之聲，唉，老丈，你引我從那個方向出去呢。不要亂想，此乃一個廢圯的寨子，昔日土人築之以避白蓮教者，我們且擇一塊石頭坐下，風吹得我們的衣袖單薄了。我很不喜人類之中有所謂戰爭，然於異國中古時的騎士與城堡則起一種浪漫的懷想，城頭上若豎立一杆大旗，

那更招展得晴空十分空闊吧，至於此壘亂石以爲城，我却嫌太草率了，雖是避難也不應如此，並且我看你們這地方山勢險惡，民風一定剽悍輕生，令我悲哀之至。不，這實在是一個山間的桃源，我想桃源避秦人既然娶妻生子，總不免也會有些小小的不幸。說人生有甚麼巨大的悲慟大概是戲劇家的誇張，只是永遠被一些小小的不幸纏繞得苦，比如我們的祖先之失掉伊甸就由於一個園子裏有了兩個人，然而我的意思是說天上未必勝過人間，我且再指點那巖後的山坡與你看呵，白楊多悲風，但見丘與墳，而它們一個個都綠得那樣沉默。

還是向前走好了，人生就譬如走路，我的一個朋友曾經說過，舉起步子就忘記是在走，至於此巖上之所有我從此一口氣告訴你們，剛纔問答得殊不稱意。這是頽牆，這是碎瓦，都瑣瑣不足爲外人道，但我却頗滿意於這荒涼，說不準那一天謝絕人世，歸結茅屋於此，最後這是乾涸的水池，那立於巖尾的木架則是轆轤，塘水上山的道路，它朽腐的身軀仍然是一個誘惑，會使你失足落下絕巖如一根草，唉，不要提它，

我這故事的主人公就苦無工夫來這巖上遊玩，常遙望那轆轤而心喜，大概我這故事將有一個悲傷的結局了，但是你瞧，他已牽牛到塘邊飲水去了，我們也下巖去吧。

我們也到塘邊去吧。偃鼠飲河，不過滿腹，然而此水毫無流動之致，令我憂愁。小人物呵你立在遙遙的對岸，手中之繩牽得牲口微微喘息，我想起一個故事了，夏夜的塘邊，一個過路人坐下濯足，突然被緊握於一隻水中之手，力往下曳，此人大概頗有幾分膽量，乃自言自語道，天氣真熱，我脫了衣裳下去游泳一會兒吧，於是遂兔脫而鳥遁了。小人物呵你一定沒有聽見，我不過惆悵於我幼時的怯弱而已，那時我不敢走夜路，爲的怕鬼物在巖邊水邊幻作一條路來誘引我，直至如今仍無力正視人生之陰影方面，雖說我自信是個徹底懷疑者，人世的羈絆未必能限制我，但從無逸軌的行爲，一隻飛蛾之死就使我心動。唉，暮色竟塗上了我思想的領域，我感覺到人在天地之間孤獨得很，目睹同類匍匐將入於井而無從救援，正如對一個書中人物之愛莫能助，無父無母的孩子呵風吹得這黃昏淒冷了，家去吧，我殊不願再嚙舌，我

希望就合上了眼睛就永遠張不開，作一個算命的瞎子給你一句預言，巖邊水邊切要留心。

我這故事是完了但誰也不會厭足，我並不說人生是無結構的，因為就我所知，實事之像故事乃有過於向壁虛構者，並且我自己起初也擬有一點穿插，大概是關於一位無兒無女的瘋了的老太太，最後塘水一段乃為她而描寫，但是，我的筆啊，你若在我手中變成樂器，那倒會有一番嘈嘈切切雜錯彈吧，不過那時你們必又說道，你的樂器準是龍門之桐且燒焦了尾的，是以有北鄙之音淒且厲，其能久乎，可不是嗎，你聽你聽，我的絃斷了。

九月二十八日，咸時雨正凄其。

爐邊夜話

『三個少年出去尋找他們的運氣，』長樂老爹這樣開始了，像是故事的第一句又像是題目，隨即停頓着，用他的眼睛掠過半圈子年輕的臉，在火光中它們微紅而結實如樹上的果子，露出滿意的沉默。

『三個少年出去尋找他們的運氣，』聲音宏大了些，『你聽慣了三兄弟因為爭着一個美女子，出去尋找奇異的珍寶來做聘禮，或者三個傻女婿帶着多少銀子，到他鄉的路途上去學智慧，會猜我要說的是那一類的故事。是的。不過他們是出去尋找他們的運氣。』

『那時候的少年是喜歡冒險的，他們說雀兒的翅膀硬了就離開老窠，人站在生長起來的簷下是羞恥。他們常常偷跑到很遠的地方去，讓婦女們在家中歎息流

淚，但男子們並不擔憂，知道他們若是回來了就極依戀極忠實於他們的鄉土。現在你們却趕了市集就說辛苦，到了冬天就減少做工的時刻，晚上躺在爐邊像貓兒。這爐邊是應當讓我更老的人來講故事，比你們更年輕的孩子們來聽的。」微紅而結實的臉大半低下去了，沉默着，像在疑惑火光爲甚麼如此蓬勃又鬱結。有一個拾起火鉗，重新砌架着燒斷了的柴，隨卽有爆炸聲，火苗高高的飛起。沒有低下去的臉大概是屬於勇敢者的了，他們仍有這山間民族的純粹的血液流在脈管內，常神往於他們祖先的事蹟，此時正注視着長樂老爹臉上的皺紋與發亮的白鬍鬚。

「總之，有一天這三個少年遇在一起了，」長樂老爹重新開始說，「我們不妨想像是在一個樹林內，陽光從密葉間漏下，野鴿子低飛着，他們交換了歡迎語就躺在草地上。第一個是高個兒，有深灰色的眼珠，柔和的語聲。第二個最強壯，人家怕他像怕小豹子。第三個的特性是沒有特性，誠實而敏慧，謙遜而自信，如我們這裏的普通少年。」

『少年們大概最喜歡彼此訴說志願了，於是我們聽見了第一個少年輕輕歎一口氣（假若我們是他身旁的樹上的葉子）他說，『我真願我生在另外一個地方呵。我尊敬這裏的一切，但總覺遠遠處我的鄉土在召喚我，我靈魂的鄉土。』』如植物一樣，有它適宜的分佈的地圖，而『生』却如栽種的手一樣盲目，於是我們先天的就有地域錯誤的不幸了。那麼你靈魂的鄉土是那兒呢，你們會問我。我也常問着自己。假若能回答倒好了，只是『人』並未賦有這種選擇的預知，我們以為幸福在東方，向之奔逐，却也許正在西方。然而錯誤的奔逐也是幸福的，因為有希望伴着它。』

『那麼你奔逐的方向？』

『我想到海上去。青色的海，白色的海，金色的海，我倒底知道海是甚麼顏色呢，海上的天空又是甚麼顏色呢。在那寥闊間也許有長春的島嶼，如蜃氣所成的樓閣，其下柔波環繞，古書上所說的弱水三千，或者我應生在那裏吧。但這裏的人從沒

有一個見過海的，遠遠使我更加渴切了。」

「兩個聽者都以一刻沉默來表示哀憐，他們竟爲這低弱的語聲所感動，雖說對於這縹緲的嚮往論理是應該嘲笑的。最後第二個少年從草地上坐起，責備似的說，「朋友呵，你應該羞愧你是這山間民族的子孫，日對這些峯嶺不能使你強健而沉毅嗎。但我却過於暴躁，和平的鄉居囚繫着我，我快要鷹隼一樣飛颺了。我將作一個武士。我祈禱山之神，賜偉力於雙臂，賜堅固的信念於心，我將宣揚這山間民族的美德於外面世界。朋友呵，強於行爲的人是弱於語言的，讓我引這句古語來替我底嘴舌謝罪。」他底右手拔着身旁的草，又擲向他的脚尖，但草却就近的紛落在他衣上，如是數次，他乃轉身向着第三個少年，此時他正在沉思，

「「你呢？」

「第三個少年翻身立起來，來回走數步，然後坐下，「自然我也羨慕飛鳥，羨慕水族，但我沒有忘記感謝這土地。它給與我們的豐富可以用手來量，用言辭來表示

嗎。我們可以如幻想的嬰孩想離開母親的乳嗎。所以我說，有翅的你就往高處飛，有鱗介的你就到大海去，我祝福你們。我却將從山間到更深的山間去。」

「於是這三個少年出去尋找他們的運氣。」長樂老爹說到這裏就停止了，一雙瘦瘠的手掌翻轉的烤着火，又按着指骨節作脆響。大家都等待着，不耐煩的拾起火鉗在石頭上輕敲（因為這個火爐實際是幾個石頭砌成的圈子），長樂老爹仍不開口。

「老爹，往下講吧。」

「這個故事嗎，已經講完了。」

「不是剛開始？」

「是的，」長樂老爹微笑着，「書上的故事大概都是從此以後才正有文章呢，然而讓我在這裏對一切講故事者嘲笑一下，你們要知道這三個少年出去後的事，只有問他們自己了。」

『但故事總有一個結果。』

『是的，凡事都有一個結果。這故事的結果是三個少年都尋找着了他們的運氣。因為往海上去的去了就永沒有回來，從軍的聽說建了無數戰功而最終死在戰地裏，到更深的山間去的在那裏做了首領，直至老來病危時才把財產散給居民，囑咐他們送他的棺材回鄉土來安葬。若是還要問他的墳在那兒，恕我無從指點給你們看了。』怎麼，長樂老爹慢慢的合上眼，把他的頭倒在一雙瘦瘠的手掌裏，而聽者也不用笑聲來結束這故事。火也低落了。有一個立起來，去抱一些柴來添。有的却注視着長樂老爹頭上的白髮，記起了老爹自己的許多冒險故事，那獲得許多聽者的歡迎的，並且想，爲甚麼他自己回到鄉土來了呢，難道是沒有尋找着他的運氣嗎。

十月二十八日。

伐木

霧在樹林間游行着。乳白的，蠕動的，霧是龐大的神物，是神物的噓氣，替滿谷拉起幔子，又游行着，沿着巉巖向上升。

上面地名朝天嘴，六月間旅行人走了一段長途後，坐在這嘴上一棵亭亭如車蓋的黃桷樹下，一邊飲着木桶裏的施茶，解衣當風，一邊望下山谷，滿谷的杉樹正直，漂亮如年青男子，使他讚美歎息。

現在它們正在霧裏被鋸伐着。山林的主人以兩年或三年的期限賣它們給木商，較大的成材的陸續鋸伐去，幼弱的照例留下來，十年後又是一片茂林。

樹在鋸子下響着快樂的語言，木屑散落在地上的白霜上，相間雜。鋸工們起來，用繩子繫在樹身上，然後奔到遠處去力曳。樹倒下了，發出一聲快樂的叫喊，一種犧

牲自己的快樂，如夢想的孩子離開家，奔向不可知的運命時，嘴裏所喊出的。去做誰家的柱頭嗎？還是去做誰家的地板，在歲月中老去，在人類的腳下鳴泣，不可知。

此處彼處都是鋸聲，樹折聲，工人們以辛苦的工作爲晨間的禱歌，隨霧充滿山谷，向上升。

不久聲音衰歇了，年青的，出鬚的，三五成羣的坐在斷樹上，作第一次休息。從懷裏摸出短烟管，從懸在腰間的盒子裏取出煙葉，火石，火絨。叮，火鏹敲在黑色的石上，金花一閃，又叮，火絨點着了；他們仍使用着這古老的取火具，使人想像數千年前第一個人類在曠野上，或是在深林間發現了火，是如何驚奇，隨後又如何珍視，崇拜……而他們已淡漠的在巴着烟了。

巴着烟，又談着話。一個年青的說起他曾在縣城裏參加過修馬路的工程，過不慣，仍然回鄉下來了，說起汽車，一天走幾百里路。

『幾百里路！』

一個出鬚的嘴裏取出烟管，拍的一聲口水，重複着說，分不清是驚奇還是輕蔑。一天走幾百里幹嗎呢，他們和他們的祖先都是一生足跡不出百里，然而對着霧，總使人想像遠遠的地方，想像那一天走幾百里的怪物，也許會從縣城奔到鄉下，奔到山林，樹木都仆下，仆下，讓路……

另外一羣也在巴着烟談着話，也許在說一個窮老無歸的工人昨夜死在這木廠裏，他們商量着替他向廠頭討幾塊薄木板，釘成匣子，下午散工後送到林外義地裏去埋葬。

許許的伐木聲又起，樹又在對鋸齒作一種快樂的抗拒，對坐着的兩個工人不言語的拉着送着，作單調的遊戲。

白霧消失了，像誰從上面拉去了幔子。

十二月十七日

畫夢錄

丁令威

丁令威忽然忘了疲倦，翅膀間扇着的簡直是快樂的風，隨着目光，從天空斜斜的送向遼東城。城是土色的，帶子似的繞着屋頂和樹木。當他在靈虛山忽然爲懷鄉的塵念所擾，騰空化爲白鶴，陽光在翅膀上撫摩，青色的空氣柔軟得很，其快樂也和此刻相似吧。但此刻他是急於達到一棲止之點了。

輕巧的停落在城門口的華表柱上。

奔向城門的是一條大街，在這晨光中風平沙靜，空無行人，只有屋檐投下有曲線邊沿的影子。華表柱的影子在街邊折斷了又爬上屋瓦去，以一個巨大的長頸鳥

像爲冠飾。這些建築這些門戶都是他記憶之外的奇特的生長，觸醒了時間的知覺，無從去呼喚裏面的主人了，丁令威展一展翅。

只有這低矮的土築的城垣，雖也迭經頽圯迭經修了吧，仍是昔日的位置，姿勢，從上面望過去是城外的北邙，白楊葉搖着像金屬片，添了無數的青草塚了。丁令威引頸而望，寂寞得很，無從向昔日的友伴致問訊之情。生長於土，復歸於土，祝福他們的長眠吧：丁令威瞑目微思，難道隱隱有一點失悔在深山中學仙嗎，明顯的起在意識中的是：

『我爲甚麼要回來呢，』他張開眼睛來尋找回來的原故了：這小城實在荒涼，而在時間中作了長長旅行的人，正如犁過無數次冬天的荒地的農夫，卽在到處是青青之痕了的春天，也不能對大地喚起一個繁榮的感覺。

『然而我想看一看這些後代人呵。我將怎樣的感動於你們這些陌生的臉呵，從你們的臉我看得出你們是快樂還是痛苦，是進步了還是墮落了。你們都來，都來』

……」當思想漸次變為聲音時，丁令威忽然驚駭於自己的鶴的語言，從頸間迸出長嘴外的高朗然而噪急的長唳，停止了。

但仍是呼喚來了歡迎的人羣，從屋裏，從小巷裏，從街的那頭：

「嚇，這是春天回來的第一隻鶴，」

「並且是真正的丹頂鶴，」

「真奇怪，鶴歇在這柱子上，」

並且見了人羣還不飛呢。在語聲，笑聲，拍手聲裏，丁令威悲哀得很，以他鶴的眼睛俯望着一半圈子人羣，不動的，以至使他們從好奇變為憤怒了，以為是不祥的朕兆，揚手發出威嚇的驅逐聲，最後有一個少年提議去取弓來射他。

弓是精緻的黃楊木弓。當少年奮臂拉着弓絃時，指間的羽箭的鋒尖在陽光中閃耀，丁令威始從夢幻的狀況中醒來，撲撲的鼓翅飛了。

人羣的叫聲隨着丁令威追上天空，他急速的飛着，飛着，繞着這小城畫圈子。在

他更高的冲天遠去之前，又不自禁的發出幾聲高朗然而噪急的長唳，若用人類的語言翻譯出來，大約是這樣，

『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塚纍纍。』

淳于棼

淳于棼彎着腰在槐樹下，在隆起如山脈的樹根間終於找着了一個圓穴，指頭大的泥丸就可封閉，轉面告訴他身旁的客人。『這就是夢中乘車進去的路。』

淳于棼驚醒在東廂房的木榻上，窗間炫耀着夕陽的彩色，揉揉眼，看清了執着竹帚的僮僕在掃庭階，桌上留着飲殘的酒樽，他的客人還在洗着足。

「唉，倏忽之間我經歷了一生了。」

「做了夢麼？」

「很長很長的夢呵。」

從如何被二紫衣使者迎到槐安國去，尙了金枝公主，出守南柯郡，與檀羅國一戰打了敗仗，直到公主薨後罷郡回朝，如何爲讒言所傷，又由前二紫衣使者送了回來；他一面迴想一面嗟歎的告訴客人，客人說，

「真有這樣的事嗎？」

「還記得夢中乘車進去的路呢。」

淳于棼蹲着在槐樹下，在隆起如山脈的樹根間，用他右手的小指頭伸進那蟻穴去，崎嶇曲折不可通，又用他的嘴唇吹着氣，消失在那深邃的黑暗中沒有回聲。那裏面有城郭臺殿，有山川草木，他決不懷疑，並且記得，在那國之西有靈龜山，曾很快

樂的打了一次獵。也許醒着的現在才正是夢境呢，他突然站立起來了。

槐樹高高的，羽狀葉密覆在四出的枝條上，像天空。遼遠的晚霞閃耀着。淳于棼的想像裏蠕動着的是一匹蟻，細足瘦腰，弱得不可以風吹，若是爬行在個龜裂的樹皮間看來多麼可哀呵。然而以這匹蟻與他相比，淳于棼覺得自己還要渺小，他忘了大小之辨，忘了時間的久暫之辨，這酒醉後的今天下午實在不像倏忽之間的事：

淳于棼大醉在筵席上，自從他使酒忤帥，革職落魄以來這已不是他第一次大醉了，但漸趨衰老的身體不復能支持他的豪俠氣概，由兩個客人從座間扶下來，躺在東廂房的木榻上，向他說，『你睡吧，我們去喂我們的馬，洗足，等你好了一點再走。』

淳于棼徘徊在槐樹下，夕陽已消失在黃昏裏了，向他身旁的客人說。

『在那夢裏的國土我竟生了貪戀之心呢。謠言的流布使我鬱鬱不樂，最後當

國王勸我歸家時我竟記不起除了那國土我還有鄉里，直到他說我本在人間，我當然想了一會才明白了。」

「你定是被狐狸或者木妖所蠱惑了，喊僕人們拿斧頭來斫掉這棵樹吧，」客人說。

白蓮教某

白蓮教某今晚又出門了。紅蠟燭已燒去一寸，兩寸，或者三寸，在案上的錫燭台上結一個金色小花朵，沒有開放已照亮四壁。白蓮教某正走着怎樣的路呢。他的門人坐在牀沿，守着臨走時的吩咐，「守着燭，別讓風吹息了。」

案上的錫燭台上的小花朵放開了，紛披着金色複瓣，又片片墜落，中心直立着

一座尖頂的黑石塔，幽閉着甚麼精靈吧，忽然憑空跌下了，無聲的，化作一條長途，僅是望着也使人發愁的長途……好孩子，別打瞌睡！門人從朦朧中自己驚醒了，站起來，用剪子絞去半寸燒過的燭心。

從前有一天，白蓮教某出門了，屋裏留下一個木盆，用另外一個木盆蓋着，臨走時吩咐，『守着它，別打開看。』

白蓮教某的法術遠近聞名，來從學的很不少，但長久無所得，又受不慣無理的驅使，都漸次散去了，剩下這最後一個門人，年紀青，學法的心很誠懇，知道應該忍耐，經過了許多試探，才能獲得師傅的歡心和傳授。他坐在牀沿想。

『別打開看，』這個禁止引動了他的好奇，打開半盆清水，浮着一隻草編的小船，有帆有槳，精緻得使人想用手指去玩弄。撥它走動吧，翻了，船裏進了水。等待他慌忙的扶正它，再用盆蓋上後，他的師傅已帶着怒容站在身邊了，『怎麼不服從我的吩咐！』『我並沒有動它。』『你沒有動它！剛才在海上翻了船，幾乎把我淹死了！』

紅蠟燭已燒去兩寸，三寸，或者四寸，在案上的錫燭台上站一隻黃羽小鳥，舉嘴向天，待風鼓翅。白蓮教某已走到哪兒呢。走盡長長的路，穿過深的樹林，到了奇異的城中的街上吧。那不夜城的街上會有怎樣的人，和衣冠，和歡笑。

半盆清水就是他的海。那海上是平靜的還是波濤洶湧。獨自駕一葉小船。門人想：假若有那種法術。只要有那種法術。

案上的錫燭台上的小鳥鼓翅飛了，隨它飛出許多隻同樣的鳥，變成一些金環，旋舞着，又連接起來成了堅立的長梯，上齊屋頂，一級一級爬上去，一條大路……好孩子，你又打瞌睡，那你就倒在枕上躺一忽吧！門人遠遠的看見他師傅的背，那微駝的背，在大路上向前走着，不停一停，他趕得乏極了……

當他驚醒在黑暗裏時，他明白這一忽瞌睡的過錯了，慌忙的在案上摸着取燈，劃一根，重點着了燭。而他微駝着背的師傅已帶着怒容從門外走進來了，

『吩咐你別睡覺，你偏睡覺了！』

『我並沒有。』

『你並沒有！害我在黑暗裏走十幾里路！』

哀歌

……像多霧地帶的女子的歌聲，她歌唱一個充滿了哀愁和愛情的古傳說，說着一位公主的不幸，被她父親禁閉在塔裏，因為有了愛情。阿德荔茵或者色爾薇。奧蕾麗亞或者蘿拉。法蘭西女子的名字是柔弱而悅耳的，使人想起纖長的身段，纖長的手指。西班牙女子的名字呢：閃耀的，神秘的，有黑圈的大眼睛。我不能不對我們這古老的國家抱一種輕微的怨恨了，常我替這篇哀歌裏的姊妹選擇名字，思索又思索，終於讓她們為三個無名的姊妹。三個，或者七個，不吉祥的數目，梅特林克的數目。並且，我為甚麼看見了一片黑影，感到了一點寒冷呢，因為想起那些寂寂的童時嗎？

三十年前。二十年前。直到現在吧。鄉村的少女還是禁閉在閨閣裏，等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歐羅巴，雖說有一個時代少女也禁閉在修道院裏，到了某種年齡才

回到家庭和社會來，與我們這古老的風習仍然不同。現在，都市的少女對於愛情已有了些新的模糊的觀念了。我們已看見了一些勇敢的走入不幸的叛逆者了。但我是更感動於那些無望的度着寂寂的光陰，沉默的，在憔悴的朱唇邊浮着微笑，屬於過去時代的少女的。不要提起斯賓諾莎和甚麼機械宇宙觀了，就憑我們一點人事的感受，一些零碎思想，一種直覺，無疑的我們對於自己的「明天」毫不能爲力，冥冥之手在替我們織着錦，匆促的，但又胸有成竹的，誰能看見那反面呢？誰能知道那尚未完成的圖樣呢？

我們的祖母，我們的母親的少女時代已無從想像了，因爲即使是想像，也要憑藉一點親切的記憶。我們的姊妹，正如我們，到了一個多變幻的歧途。最使我們懷想的是我們那些年青的美麗的姑姑。和那快要消逝了的閨閣生活。呃，我們看見了蒼白的臉兒出現在小樓上，向遠山，向藍天和一片白雲開着的窗間，已很久了，又看見了纖長的，指甲染着鳳仙花的紅汁的手指，在暮色中，緩緩的關了窗門。或是低頭坐

在小凳上，迎着窗間的光線在刺繡，一個枕套，一幅門簾，厭倦的但又細心的趕着自己的嫁裝。嫁裝早已放滿幾隻箱子了。那些新箱子旁邊是一些舊箱子，放着她母親，她祖母的嫁裝，在尺大的袖口上鑲着寬花邊是祖母時代的衣式，在緊袖口上鑲着細圓的緞邊是母親時代的衣式，都早已過時了，當她打開那些箱子，會發出快樂的但又流出眼淚的笑聲。停止了我們的想像吧。關於我那些姑姑我的記憶是非常簡單的。在最年長的姑姑與第二個姑姑間，我只記得前者比較纖長，多病，再也想不起她們面貌的分別了，至於快樂的或者流出眼淚的笑聲，我沒有聽見過。我倒是看見了她們家裏的花園了：清晰，一種朦朧的清晰。石台，瓦盆，各種花草，我不能說出它們的正確的名字，在那時，若把我獨自放在那些飄帶似的蘭葉，亂髮似的萬年青葉，和棕櫚葉間，我會發出一種迷失在深林裏的叫喊。我倒是有點喜歡那花園裏的水池。和那鄉間少有的三層樓的亭閣，曾引起我多少次的幻想，多少次幼小的心的激動，却又不敢穿過那陰暗的走廊去攀登。我那些姑姑時常穿過那陰暗的走廊，跑上那

曲折的樓梯去眺遠嗎？時常低頭凭在池邊的石欄上，望着水，和水裏的藻草嗎？我沒有看見過。她們的家和我們的家同在一所古宅裏，作爲分界的堂屋前的石階，長長的，和那天井，和那會作回聲的高牆，都顯着一種威嚇，一種暗示。而我那比較纖長，多病的姑姑的死耗就由那長長的石階傳遞過來。

讓我們離開那高大的空漠的古宅吧。一座趨向衰老的宅舍，正如一個趨向衰老的人，是有一種怪僻的，捉摸不定的性格的。我們已在一座新築的簷子上了。我們的家隣着姑姑們的家。在簷尾，成天聽得見打石頭的聲音，工人的聲音，我們在修着磚樓，水池。依我祖父的意見，依他那些蟲蝕的木板書或者發黃的手寫書的意見，那個方向在那年是不可動工的，因爲，依書上的話，犯了三煞。我祖父是一個博學者，知道許多奇異的智識，又堅信着。誰要懷疑那些古老的神祕的智識，去同他辯論吧。而他已在深夜，在焚香的案前誦着一種祕籍作禳解了。誦了許多夜了。使我們迷惑的是那禳解沒有效力，首先，一個石匠從簷尾跌下去了，隨後，連接的死去了我叔父家

一個三歲的妹妹，和我那第二個姑姑。

關於第三個姑姑我的記憶是比較悠長，但仍簡單的：低頭在小樓的窗前描着花樣；提着一大圈鑰匙在開箱子了；憂鬱的微笑伴着獨語；坐在燈光下陪老人輩打紙葉子牌，一個呵欠。和我那些悠長又簡單的童時一同禁閉在那窖子裏。高踞在巖上的石築的窖子，使人想像法蘭西或者意大利的古城堡，住着衰落的貴族，和有金色頭髮或者栗色頭髮的少女，時常用顫抖的升上天空的歌聲，歌唱着一個古傳說，充滿了愛情和哀愁。遠遠的，教堂的高閣上飄出宏亮，深沉，彷彿從夢裏驚醒了的鐘聲，傳遞過來。但我們的城堡是充滿着一種聲音上的荒涼。早上，正午，幾聲長長的雞啼。青色的檐影爬在城牆上，遲緩的，終於爬過去，落在巖下的田野中了，於是日暮。那是很準確的時計，使我知道應該在甚麼時候跑下礮樓去開始我的早課，或者午課，讀着那些古老的神祕的書籍，如我們的父親，我們的祖父的童時一樣。而我那第三個姑姑也許正坐在小樓的窗前，厭倦的但又細心的趕着自己的嫁裝吧。她早已許

字了人家，依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一切都會消逝的。一切都應了大衛王指環上的銘語。我們悲哀時那短語使我們快樂，我們快樂時它又使我們悲哀。我們已在異鄉度過了一些悠長又簡單的歲月了，我們已有了一些關於別的宅舍和少女的記憶了。凭在駛行着的汽船的欄杆上，江風吹着短髮，剛從鄉村逃出來的少女，或是帶着一些模糊的新的觀念，隨人飄過海外去了又回來的少女，從她們的眼睛，從她們微蹙的眉頭，我們猜出了甚麼呢？想起了我們那些年青的美麗的姑姑嗎？我們已離家三年，四年，五年了，在長長的旅途的勞頓後，我們回到鄉土去了，一個最晴朗的日子，使我們十分驚異那些樹林，小溪，道路沒有變更，我們已走到家宅的門前。門發出衰老的呻吟。已走到小廳裏了，那些磨損的漆木椅還是排在條桌的兩側，桌上還是立着一個碎膽瓶，瓶裏還是甚麼也沒有插，使我們十分迷惑：是闖入了時間的「過去」，還是那裏的一切存在於時間之外。最後，在母親的鬢髮上我們看見幾絲銀色了，從她激動的不連貫的絮語裏，

知道有些老人已從纏綿的病痛歸於永息了，有些壯年人在一種不幸的遭遇中離開世間了。就在這種迷惑又感動的情景裏我聽見了我那第三個姑姑的最後消息：亦嫁了，又死了。死了又被忘記了。但當她的剪影在我們心頭浮現出來時，可不是如阿左林所說，我們看見了一個花園，一座鄉村的樹林，和那些蒙着灰塵的小樹，和那掛在被冬天的烈風吹斜了的木柱上的燈……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六日

貨郎

鼓在貨郎手裏響了起來。六月天，西斜的陽光照着白牆和牆外的槐樹，層層的葉子綠得那樣深；金屬的蟬鳴聲突然停止；在這種靜寂裏，這座大宅第不知存在了若干年了，於旅行人却會是一個驚奇的出現，這時門半掩着，像剛經過外出人的手輕輕一帶。但這挑着黃木箱的貨郎從草坡走下來，拐彎，經過一所古墓，不待抬頭已知道是柳家莊了，舉起手裏的小鼓，搖得繃繃，繃的響了起來。

他已走到門前了，趁這時候我們清楚的瞧瞧他：高個兒，晒舊了的寬邊草帽下，油黑色的瘦臉上露着筋，長着斑白的鬚，是在老年人中很難遇到的那種倔強的，有響亮的笑聲和好脾氣的人。

他用手推開了門。驚駭他那樣沒有禮貌嗎？這不過是最外一道門，白天虛掩着，

晚上才關閉，他知道得很清楚，他不是一個陌生的來客。瞧他那不慌不忙的神氣，挑着黃木箱邁進一個石板鋪成的大院子，向前走四五十步，站着望那嚴閉的兩扇大門和門上半銹的鐵環，手裏的鼓又響了起來。

鼓聲是他的招呼，告訴人「林小貨來了。」林小貨就是他的名字。沒有人問他的家在哪兒，家裏還有甚麼人，他已多大歲數了。人們都和他太熟識，反而不問這些了，凡是當他從路旁的茅草屋過，農夫農婦都喊他的名字，買幾根針，幾尺布。於這些大宅第，他像一隻來點綴荒涼的候鳥，並且一年不止來一次。但現在門內沒有動靜。他放下擔子，放下鼓，把草帽邊墊着階石坐下，低着頭。他在想甚麼呢？這老來還要自謀衣食的人，難道想坐在這門外睡一覺嗎？在這西斜的陽光裏，一個老女僕隨着門開走出來：

「林小貨嗎？來多久了？」

「剛一會兒。」

「幹嗎不叫？要是我不出來掐青菜——」

「我剛坐下歇一會兒。我想總會有人出來，這晚半天。」

「老爺往常倒在這時候出來走走——」

「現在不了嗎？」

「現在病了。」

「那麼，勞您的駕，告訴老太太一聲。」

這宅第的主人病了。這消息使他吃驚嗎？他倒是有點惘然。想像那樣一個和善的老頭兒，擁有富足的田產，度着平靜無波浪的生活，算是有福氣了，而缺乏一點康健，正如這巨大的宅第缺乏一點熱鬧的人聲。像故事裏的員外，晚年才得一位公子。小姐們早出嫁了，公子也在嬌養中長大了，但又到遠遠的地方去了，剩下兩個老人和幾個僕人。僕人們是不許高聲講話的，他們的脚步差不多是無聲的來往在廳裏，在走廊間，在樓梯上。這些林小貨都知道。並且記得那和善的老頭兒對他毫不拿身

分，喜歡和他攀談，談年歲收成，談縣城裏的事。他是很難得到縣城裏去的，因此林小貨的話可多了，但他並不厭煩，有時還談到他的公子。『聽說公子很有才學，將來會做大事的。』『要是在從前倒也許——』歎一口氣。『還不同來取媳婦嗎？』『時常有媒人來說親呢。』『像老爺這樣人家，挑選得太難了。』『倒是他不願意。孩子們的事情，現在我們不能做主了。』

老女僕重出來了，身邊跟一條黃狗。狗也認識林小貨，走攏來嗅嗅他的衣角，搖搖尾。

『老太太問有甚麼新來的貨？』

『哪有甚麼好的。要用好的貨，老太太早派人到縣城裏去買了。』但他還是打開了箱子。大概這女僕已受了囑咐，由她作主的挑了一些東西。林小貨是賣不了甚麼也得走走。而這些大宅第的主人呢，向來是不缺乏甚麼也得買點他的貨。

『老太太叫你就在這兒吃晚飯。』

「天還早，多謝了。說我問老爺的病。」

「還到哪兒去？」

「不到哪兒去也得走了。」

我們這倔強的瘦瘦的朋友又戴上他的寬邊草帽了。夕陽燦爛。他挑着黃木箱走出門外，陡然覺到自己的衰老和擔子的沉重。將趕到一個市集裏去吃晚飯嗎？將歇宿在一家小客店裏嗎？將在木板牀上輾轉不寐，想着一些從來沒有想到的事嗎？他已走下草地，拐彎，經過一畝稻田，毫不踟躕的走到大路上了。他又舉起手裏的鼓，正如我們向我們的朋友告別時高高舉起帽子，搖得繃繃的響了起來。

二月二日

魔術草

魔術書上說有一種神奇的草，無論怎樣難開的鎖都不能抵抗它。這句話開啓了我的幻想。從深山中，採摘者尋着那種草，青青的，放進緊閉的木匣裏過了許多日子，變成枯黃的了，乃有無比的魔力。許久來我悲哀得很神祕，彷彿徘徊在自己的門外，像失掉了樂園的人，有時真願去當一個賣火柴的孩子，在寒夜裏，在牆外，劃一小朵金色的火花像打開一扇窗子，也許可以窺見幸福的眩耀吧。直到現在才明白我找尋的鑰匙大概是一根草，一種久已失傳的無人認識的草。

許多神奇的法術久都已失傳了。當我是一個孩子時，常聽說就在附近那個小市集裏，在那些破落戶與逐什一之利者之中，有一個無家無業的人，成天披着襤褸

的衣衫，拖着破鞋，在那條唯一的小街上閒散的走來走去，右手剔着左手裏的幾個青銅錢，剔着剔着，錢遂增多了。他是如此的獲得了每天的糊口之資。『爲甚麼他還是很窮呢？』我發問了，向一位理髮師或者一位鞋匠，他們都是那個奇人的稱道者。『那樣得來的錢是不能積起來的。只能有一個用一個。』又爲甚麼呢？慢慢的我懂得那道理了：一個學法術的人必須向他師傅立誓，以一種不幸的缺陷作爲取得那祕密的傳授的代價，瞎眼，跛足，或者沒有兒女。這個解釋給我那時的幻想一種警惕，使我對於超人的魔力生了畏懼，同時十分哀憐那位奇異的窮朋友。

但我對於魔術的傾向並未消滅，在燈下，在爐火邊，我還是熱切的聽着奇異的傳說。我的一位百餘年前的遠祖就是一個傳說裏的人物，知道許多法術。清明時節，我曾去掃過他的墓，青石台階與碑上的雕飾都很古拙，和其他的墓不同，使我感到年代的久遠。

那時我最羨慕的一種法術是定身法：以一種魔力使人恍惚覺得身臨絕巖或

者四面皆水，不敢稍動。聽說我那位遠祖老來拄杖出遊，若是沒有禮貌的青年人冒犯了他，就施行這種法術，使他呆立路旁，直到在前途遇見行人，才稍信叫他走。當時的巫師們都很尊敬他。有一次他到某家去看巫師作法事，那些妄人大概不認識這位有名的老頭兒，對他有點簡慢，於是他悄悄的退出門外，同時院子裏的兩個大石鼓跳進門去，跳進堂屋去，伴着那些巫師一同舞蹈，嚇得他們立刻明白了剛才來的是誰。但我那位遠祖的一生並沒有甚麼不幸的缺陷。只是聽說晚年來，凡是家中過年殺豬時，都得送他到遠遠的親戚家裏去，不然，他聽見了豬的哀鳴聲，心中一動，豬就再也殺不死了。這也許使他厭倦了自己的法術吧。是的，他的心裏一定經過了許多思索，經過了許多暗暗的痛苦，所以他的法術沒有傳授給人，就隨他葬入墓中去了。但我那時是一個孩子，沒有想到這些。只是很神往的聽着關於他的傳說。除了那些祕密的智識，人們說，他又是一個有正經學問的人，在他家裏，一位族中寒微的老先生長期住着，作一部易經注解；兩位老頭兒常在書房裏熱切的討論着，翻着滿案

的書籍；長夏的下午，家人送上點心，他們竟蘸着一硯墨汁吃了，留下一碟白糖。那位對於易經入了魔的老先生，每當他家裏有婚嫁之事或者過年，就背着一包袱書，拄着杖回去，走到門外不遠的樹陰下就坐着歇氣，打開書，讀到天黑了，只得又走回來，第二天再坐轎子回去。那部易經注解終於雕板了。而他的一位遠代孫就是我的發蒙先生，曾到京城來呈獻過那部書，會用龜殼卜卦。

那部書我曾在箱子裏的亂書堆中見過（現在也許已殘闕了），但並不怎樣注意它。我想獲得的是一部魔術書，那時，在亂離中，大人們日夜愁着如何避禍，而我遂自由的迷入了許多神異小說裏去，找到了幻想的天地。我最羨慕小說裏的一種隱身草，佩了一根就誰也不能看見。

現在，在燈下，在白紙上，我寫着一個題目：魔術之起源。我想以一種悲觀的思想說明魔術之起來是很自然的，猶於夜間之夢。至人無夢，那個境界雖然明淨得很，於

我們凡人却嫌荒涼。而我的筆突然停止在白紙上。『唉，你又在出神了，你的思想又飛到甚麼遼遠處去了？』『沒有甚麼，』我回答自己，『我的思想就在這燈光之內。』燈光，白霧似的，劃着一圈疆域，像圓墓。我擲下我的筆，這時我真想有一種白蓮教的邪術：一盆清水，編草爲舟，我到我的海上去遨遊。

三月十九日

樓

『告訴我那座樓的故事，』我說。我和我的朋友坐在塘邊，已把釣絲拋了出去，望着飄在水上的白色浮標。在一個沙漠地方住了幾年，我變得固執又傷感，但這個夏天却無法謝絕這位朋友的邀請，他說旅行和多雨的氣候會使我柔和、清爽，有生氣些，於是到了他的家鄉。

『樓的故事？』

『是的。昨天黃昏我們望見的那座樓。』昨天，我們散步到很遠的地方，最後停在一所古廟側的石橋上。橋上是竹林的影子，橋下流水響得涼風生了。我遙指一座矗出於白牆黑瓦的宅第間，夕陽照着的高樓，問那是誰家。關於那座樓有着故事呢，他說。今天他却忘記了。『我在一個沙漠地方住了幾年，那兒風大得很，普通的屋子

都沒有樓，但我總有一個登高眺遠的興致，所以昨天那樣的高樓常出現在我夢裏，可望不可即。」

「你這幾句話說得很動人，」他笑了。

「我準備着聽一個動人的故事。」

「首先告訴我，你當孩子時候喜歡釣魚嗎？」

「我不能用一句話答覆你。許多事情別人做着，我想像着很喜歡，一到我自己手裏就成了一個損失。我永遠是個急脾氣。從前在家裏，與我年紀差不多的叔叔們，常晚上帶着狗和僕人到山林裏去打獵，我却毫無那種野孩子氣，一次也沒有參加。現在迴想起來很悲哀，彷彿狂歡之門永遠在我面前關閉，我無論如何也想像不出黑夜的林子裏火把高燒的景象。」

「你大概住在一個語言不通的異國裏，而你實在口若懸河。」

「他們也常釣魚，斜風細雨，戴着斗笠在塘邊，不想回家吃飯。我那時很不了解。」

天晴日子也有時跟着出門去，替他們照管一枝釣竿，但魚總不來吃我的，我坐在小板凳上無趣極了，再也不願等下去。

我那叔叔們真是多才多藝，自己到竹林裏去挑選竿子，用火燠後再倒懸在牆上，下面吊一塊石頭；自己扭絲繩，更有趣的是他們逃學的故事。但鄉間把他們埋沒了。現在讓我坐在塘邊想他們一會兒吧，趁我身旁的朋友默默不言，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的樣子，望着水上。

我的浮標沒水了一個。我忙亂的舉起竿來，一個空釣，上面的餌已不見了。

『你太快了，應該等第三個浮標沒水的時候。』

這點智識我早就知道。但我不是太快了就會太晚了。並且我正關心着那尾受驚的魚，那細圓的嘴若是掛在我的鈎上是多麼可憐呵，從此我將用一根針垂釣，你們都別笑我緣木求魚。

『這塘裏的魚被釣得很狡猾了。』我的朋友替我把釣絲又拋了出去。

『我準備着聽你的故事呢。』

『說是故事，其實很簡單的。』他說。『那家姓艾，不知在甚麼時候，從甚麼地方搬到這裏來，買了許多田產，但總招一般鄉民的歧視。關於這一姓的來歷生了許多傳說，更奇怪的幾代都是單傳，於是成了一個孤零的，隨時有斷絕的憂慮的姓氏了。到了這最末一代名叫艾君毅的，據說從小就很聰慧，只是被嬌養了，成爲一個走馬鬥雞的纨绔了。門下客九流三教都有。中年無子，却醉心於一種培植園林，建築宅舍的癖好。每當一次繁重的工程完成時，他又有了新的計劃，又得拆毀了再開始，以此耗費了他家產的大半，最後留下他的夫人和一個女兒就死去了。我們昨天望見的那個宅第和那座高樓就是他最後的匠心的結構，人們說，要是他活着準還是不滿意的。』

『這是一切悲慘故事的代表，我敢說。我們都有一種建築空中樓閣的癖好。我從前在家裏讀書，不知在甚麼書上遇見了這樣一句話，「仙人好樓居」引起我許

多想像，那時我還是一個孩子。以後，大概那個出名的人類祖先的故事暗示了我，我總常有一個無罪而度遷謫之月的感覺。這並沒有一點傷感成分。我彷彿知道一個真理，唯有在這地上才建築得起一座樂園，唯有用我們自己的手，但我總甘願生活在最荒涼的地方，冰天雪地，牧羊十九年，表示我一點忠貞之心。」

「他的夫人和女兒相依爲命，過着一種靜寂的，傾向衰微的日子，在那所大宅第中。一般鄉民都把那座高樓看作不吉祥的東西。他女兒的婚事低不成，高不就，但據說是一個美人呢。」

這是一個悲慘故事的裊裊餘音，我敢說，很可以推波助瀾，又成一支哀曲。我想起了那位出名的波斯女子，睡在暴虐的蘇丹的牀上，生命懸於呼吸之間，還能很巧妙的繼續她的故事。那是一個很好的態度，使我十分慚愧。我的日子過得很荒蕪，在昨天與明天之間我總是徘徊，不能好好的做我的工作。但聽呵，我的朋友又開口了：

「從前，當她父親還在時，有人向我家提過親。我母親曾到她家裏去過，但沒有

見着，回來說起很好笑，她上樓下樓，像追趕一個羞澀的小動物。那時我很反對這種捉迷藏似的姻婚，遂作罷論了。『現在我這朋友已有一個幸福的家了。』

我們都默默的望着水，望着水上的白色浮標，因為一個人墜入沉思的時候，總愛把他的目光固定在一點觸目的東西上。但突然我的朋友從夢幻中醒來，舉起釣竿，一尾魚在空中翻露了它的白腹，接着就落在塘邊的草地上。可憐的東西，竟不會發出一聲最後的叫喊，努力想跳躍也無用了，還是進絲網裏去吧。絲網，替代了提籃，裝着魚可以放在水中讓它多活一會兒。

『魚這東西可憐得很，不會發出聲音。』

這句話脫口而出，我却不勝悲，我們這語言又有甚麼用呢，徒然使我苦於一種滔滔不絕的雄辯的傾向，正如一個天生的畫家而墜地又是盲人，但我的朋友呵，我又開口了。

『我有幾個得意的題材，幾時來編成故事流傳後世。其一是瘋子。不知怎的我

對於那種披髮發狂的人很嚮往。其次大概是個女扮男裝的美女子，很早就牽引了我的想像，自從小時候，從老僕人的口中，聽了那個流傳民間的祝英台的故事。」

「還有呢？」

「還有一個王孫公子，賣身為奴。我並不是說一旦失意，路旁時賣故侯瓜，那大概是個老頭兒，怪寒傖的，却別有一個高貴的動機，比如說，銀鞍白馬，從誰家紅樓下過，俯仰之間遂決定了一次豪華的遊戲。但我的朋友呵，我有點兒懷念我那個沙漠地方了，我那北窗下的書桌已塵封了吧。我決定明天動身回去。」

四月五日成

絃

當我憂鬱的思索着人的命運時，我想起了絃。有時我們的聯想是很微妙的。一下午，我獨步在園子裏，走進一樹綠陰下低垂着頭，突然記起了我的鄉土，當我從夢幻中醒來時，我深自驚異了，那是一棵很平常的槐樹，沒有理由可以引起我對鄉土的懷念，後來想，大概我在開始衰老了，已有了一點庭園之思吧。現在我想起了絃。我們鄉下，有一個算命老人，他的肩上是個藍布筆墨袋，一張三絃。當他坐在院子裏數說着人的吉凶禍福，他的手指就在絃上發出琤琮聲，單調，零亂，恰如那種術士語言，但我那時是一個孩子，對那簡單的樂器已生了愛好，雖說暗自想，爲甚麼不是七絃呢，假若多幾根絃一定更悅耳的。我很難說我現在想起的絃倒底是那老先生手指間的，還是我想像裏更繁雜的樂器，但我已開始思索着那位算命老人自己的命

運了。

假若我們生長在鄉下落寞的古宅裏，那麼一個老僕，一個貨郎，一個偶來寄食的流浪人，於我們是如何親切呵。我們親近過他們又忘記了。有一天，我們已不是少年了，偶爾想起了他們，思索着他們的命運。有一天，我們回到那童年的王國去了，在夕陽中漫步着，於是古徑間，一個老人出現了。那種堅忍的過着衰微日子的老人，十年或者二十年於他有甚麼改變呢，於是我們喊：『你還認識我嗎，算命先生？』他停頓着，抬起頭，遲疑的望着我們。『你已不認識我了。你曾經給我算過命呢。』我們說出我們的名字。他首先沉默着，有點兒羞澀，一種溫和的老人常有的羞澀，隨後絮絮的問起許多事情。因為我們剛從很遠的地方回來。他呢，他剛從一座傾向衰落的大宅第回來。那是我們童時常去的鄉隣，現在已覺疏遠了，正遲疑着是否再去拜訪一次。我們一面迴想着過去，一面和這過去的幽靈似的老人走着，問答着。『明天來給我再算一次命吧。』『你們讀書先生早已不相信了。』『不，我相信。』我們怎樣向

他解釋我們這種悲觀的神祕傾向呢？我們怎樣說服這位對自己的職業失了信心的老人呢？從前，有人嘲笑他時他說，「先生，命是天生的，絲毫不錯的，我們照着書上推算呢。」他最喜歡說一個故事，「書上說，從前有兩個人，生庚八字完全相同，但一個是宰相，一個是叫化子。甚麼道理呢？因為一個是上四刻生，一個是下四刻生。一個時辰還有這樣的差別呢。」「那麼你算過你自己的命嗎？」嘲笑者說。「先生，」他歎一口氣，「我們的命是用不着算的。」現在，他經過了些甚麼困苦呢，他是在甚麼面前低下了他倔強的頭呢？他也有一個家嗎？在哪兒？我們想問終於又不問了。但他不待問就絮絮的說出許多事故，先後發生在這鄉村裏的，許多悲哀的或者可笑的故事。只是不說他自己。也許他還說到他剛去過的那座大宅第裏已添了一代新人了；已沒有從前那樣富裕了；宅後那座精緻的花園已在一種長期的忽略中荒廢了。在那花園裏曾有我們無數的足跡，和歡笑，和幻想。我們等待着更悲傷的事變。然而他却停止了，遺漏了我們最關切的消息，那家的那位驕傲又憂鬱的獨生女，我們童

時的公主，曾和我們度過許多快樂的時光而又常折磨着我們小小的心靈的，現在怎樣了？嫁了，或者死了，一切少女的兩個歸結，我們願意聽哪一個呢？我們想問終於又不問了。我們一面思索人的命運，一面和這算命老人走着，沈默着，在這夕陽古徑間。於是暮色四合。到了一個分歧的路口，我們停頓着，抬起頭，遲疑的彼此對望一會兒。『請回去了吧，先生。』於是我們說：再見。

再見：到了分歧的路口，我們會向多少友伴溫柔的又殘忍的說過這句話呢。也許我們會向我們一生中最親切的人也這樣說了，僅僅由於青春的驕矜，或者誇張，留下無數長長的陰暗的日子，獨自過度着。有一天，我們在開始衰老了，偶爾想起了那些遼遠的溫暖的記憶，我們更加憂鬱了，却還是說並不追悔，把一切都交給命運吧。但甚麼是命運呢：在老人或者盲人的手指間顫動着的絃。

七月二十三日

靜靜的日午

「你聽見了汽笛聲嗎？」柏老太太喊。

「我聽見了，在我伸起手，剛要把花插進瓶裏去的時候，」一個高高的穿白衫的女孩子說。

「我呢，正在我用鑰匙開了那個大衣櫃的時候，那快樂的尖銳的聲音叫起來了。我說它是快樂的，不是嗎？它彷彿很高很高的飛上天空，又散到很遠很遠的地方去了。」

柏老太太剛從內室走出來。這兒是客廳。這古老的客廳今天現着節日的神氣。一大束白色紅色的茶花在長桌上的供瓶裏。青色的檐影在石階上。壁鐘上十一點三刻。柏老太太在等着她的孩子從遠方歸來，她曾有過幾個孩子，但這是她最小的。

也就是僅存的一個了。

「我從前住在一個北方城市裏，」柏老太太說。

垂手聽着的女孩子笑了。這位老太太說她的從前總是這樣開始的。

「我現在記起了那個城市，」柏老太太坐下一把臂椅。「它是幾條鐵路的中
心。我住的地方白天很清靜，到了晚上，常有一聲長長的汽笛和一陣鐵軌的震動，使
我想着很多很多的事情。後來我讀了一位法國太太寫的一本小書，一個修道院的
女孩子在日記寫着：『車呵，你到過些甚麼樣的地方？那兒有些甚麼樣的面孔？帶着多
麼歡欣又憂愁的口氣。我覺得我就是那個年青的蒼白的修道女。那時我讀着很多
很多的書，讀得我的臉有點兒蒼白了。』」

微笑着的女孩子在從這位老太太滿是縐紋的臉上想像她年青時候的蒼白。

「我又讀過一本書，三位年青漂亮的俄國小姐住在鄉下，常喊着要到她們從
前住過的那個大都會去，但總沒有去，有一天，那位最年青的小姐忽然向着窗子哭

起來了：天呀，意大利文的窗子是甚麼，我記不起了。她從前學過意大利文。那時俄國有身分的小姐們都學過外國文，但在鄉下，是一點也用不着了。現在我想起那位小姐我還是很喜歡她。你喜歡她嗎，孩子？」

『我也許會喜歡她。』

『也許會。你要是讀了那本書你一定會。年青時候有些幻想是很有趣的，我那時希望有條鐵路到我家鄉，夏天回來，過了夏天就走，頂方便的。現在幾里路遠就有一個車站，但我已想不到哪兒去了。我那時又希望有一乘馬車。』——泊老太太亭——亭，忽然喊：『我叫駕我的馬車到車站去，早已去了嗎？』

『早已去了。』

『我們不能讓他自己走回來。你不知道長途旅行是怎樣勞苦，你沒有到遠方去過。』

『我知道。』

『你怎樣會知道呢？』柏老太太看見她低下頭了。『是的，你以後也會到遠方去。等我的孩子回來和我過了夏天，我們帶你一塊兒旅行去。我知道你也不滿意鄉下，和那位俄國小姐一樣。有一天，你父親向我喊：老太太，您說不是嗎，我們鄉下人用得着讀甚麼書？你也想學意大利文嗎？小姐？你也想讀得你的臉和修道女一樣蒼白嗎？』

『柏先生該早已忘記了他的小隣居了。』

『我要向他說你。說你使我溫暖的過了許多冬天。我們這樣老了的人常是寒冷的，但從你們年青人身上有時找到了我們那已失去了的自己。』

『老太太，您說我就穿這身衣衫見柏先生嗎？』

『我喜歡簡單的顏色。白色，或者黑色。白色的衣衫顯得你是快樂的，善良的，換上黑色的你就成了一個多思慮的孩子了。』

『那麼我倒願意穿黑色。』

「那麼他將捉摸不定你了。他將說我找不到從前那熟習的門了。從前你是一個簡單的快樂的孩子，像一顆小小的常青樹。現在你長得這樣高了。」柏老太太停一停，忽然喊：「我叫駕我的馬車到車站去，早已去了嗎？」

「您不是剛問過嗎？」

「我的意思是說早應該回來了。」

「也許快回來了。」

柏老太太偏着頭聽一會兒。忽然喊：

「我的孩子，來幫我一下吧，我想起來。」女孩子跑到她面前去。「我有點兒心煩。我想起來走走。」女孩子把手遞給她，「你就坐在我側邊吧。我們還是說說話吧。我說我從前住在一個北方城市裏，是嗎？那時我也有一位小隣居，一個五六歲的孩子。我常牽着她的手，望着她那寂寞的大眼睛，想問她，你思索着甚麼？寂寞的小孩子常有美麗的想像。我記得我小時候，院子裏開着一種像蝴蝶的花，我相信它們是會飛

的，常獨自守着它們，但它們總不飛，於是我悲哀極了。那位小隣居使我想起自己的童時。後來——」

「後來怎麼了？」

「後來她父親回南去，已經到站了，突然在下車時候跌到鐵軌上去了。她和她一家人便都奔喪回去了。」

「真的嗎？」

「你以為我在說故事嗎？在故事上我們說這太湊巧了。在人事上我們却說這太不湊巧了。爲甚麼他要在那一班車回去？爲甚麼要在那一秒鐘下車？一秒鐘內有多少可能呢？我覺得時間是不可思議的，可怕的。」

「老太太，」女孩子輕聲的但有力的喊了出來。

「是的，爲甚麼有些古怪的念頭跑到我腦子裏來了呢？我覺得時間靜得可怕。你聽，甚麼聲音也沒有。」

是的，樹葉子沒有聲音，開着的窗子也沒有聲音。全鄉村都彷彿入睡了，在這靜的日午。但突然，壁鐘響了起來：十二點。

慢慢的，女孩子從柏老太太懷裏抬起頭來：

「我聽見了鈴聲，和馬蹄聲。」

七月二十七日成



文藝叢刊

路
故事新編
神鬼人
八駿圖
團圓
珠落集
雀鼠集
南行記
分
飯餘集
羊
短劍集
黃昏之獻
雷雨
以身作則
魚目集

茅盾 魯迅 巴金 沈從文 張天翼 靳以 魯彥 艾蕪 何穀天 吳組緬 蕭軍 鄭振鐸 麗尼 曹禺 李健吾 卞之琳

精裝三二角半
平裝四一角半
精裝六四角半
平裝四三角半
精裝四三角半
平裝五三角半
精裝三二角半
平裝四一角半
精裝四三角半
平裝五三角半
精裝三二角半
平裝四一角半
精裝四三角半
平裝五三角半
精裝三二角半
平裝四一角半
精裝四三角半
平裝五三角半
精裝三二角半
平裝四一角半
精裝四三角半
平裝五三角半

有版權

平裝實價二角 精裝實價三角五分

畫夢錄

何其芳作

刊行者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昆明路安德里十二號

印刷者

文化生活出版社

特約經售處

開明書店
上海福州路

四川特約經售處

成都開明書店

巴金主編

文學叢刊

第二集

共六十冊

秋花	江上	土餅	谷	憂鬱的歌	多產集	崖邊	錦砂
靳以	蕭軍	沙汀	蘆焚	荒煤	周文	柏山	蔣牧良
長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生底煩擾	海星	鷹之歌	商市街	畫夢錄	憶	母親的夢	掘金記
歐陽山	陸蠡	麗尼	悄吟	何其芳	巴金	李健吾	畢典午
短篇	散文	散文	散文	散文	散文	劇本	詩集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七月初版

